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Project Report for MOE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Program (Cover Page)

計畫編號/Project Number : PHA107086

學門分類/Division : 人文藝術及設計

執行期間/Funding Period : 2018-08-01~2019-07-31

計畫名稱 : 文學研究與寫作實踐

課程名稱 : 文學研究與寫作實踐一

計畫主持人 (Principal Investigator) : 蘇碩斌

執行機構系所 (Institution/Department/Program) :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繳交報告日期 (Report Submission Date) : 2019.09.12

摘要

本課程的目的是在臺灣操作「創造性非虛構寫作」的課程方法，以開拓學術研究的市場應用、以及文學市場的學術轉譯。本課程兼顧「學術研究」與「寫作實踐」，核心材料為 1945-1949 年的臺灣之「統一那四年」。課程分為二部分：(1) 前八週教授國內外「非虛構寫作」的基本原理，並由各個學生蒐集歷史研究成果、選定寫作主題，(2) 後八周為將研究成果改寫為文學作品的實際操作，包括如何設計人稱及觀點、描述及敘事、結構與場景，以將學術研究書寫為具有市場可讀性的作品。本課程並針對教學實踐的成效進行評估，重點有二：其一為考核同學的非虛構資料研究能力，其二為考核同學的寫作技術能力。課程並邀請長於學術普及的春山出版社編輯群指導，參與課堂密集討論，給予學生編輯出版的相關知識與寫作技巧。全書預計於 2020 年出版，將是臺灣「創造性非虛構寫作」的示範作品。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本課程研究的動機，大致有兩個軸線。(一)探討主題的「內容」，即戰後 1945-1949 年，台灣曾有過共同合作建設的氛圍，不論本省還是外省人對於如何共同生活，在各個領域中採取不同的實踐(二)操作的「形式」，課程必須面對三個部分的能力，一是對於文學解放的理論之閱讀與掌握、二是對於文學史的材料之蒐集與分析、三是文學史寫作技巧的學習與實作。

教學文化並不易改變，必須透過一些實驗才能推動。我雖然礙於系所基礎訓練所需，開設課程以理論為主，但其實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落實「有專業的跨域、有研究的應用」之理念。三年前我展開嘗試，也有具體的成果(如上述已出版二本專書)，但我也深知，這些成果是在「半生不熟」的教學模式下、以「邊走邊做」的方式完成，期間的教學策略、教學技藝、教學評估等歷程，都仍有很大缺失需要改善。

二、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著名的文學理論家 Rene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在 1956 年 *Theory of literature* 一書，將文學研究大筆一劃為外部研究 (extrinsic approach) 和內部研究 (intrinsic studies)。外部研究是文本外的生產過程和思想主題 (如社會、傳記、思想、心理等)，內部研究是文學自身的根本，是細膩解讀、美學分析 (如敘事技巧、情節結構、詩歌 意象、象徵隱喻、韻律節奏)。然而站在新批評 (New Critic) 位置上的 Wellek and Warren，尊奉文學文本自身就可以普世永恆，反對社會科學式「因果關係推論」，並將「外部 研究」貶為輔助的、次級的理解途徑。

同世代的社會學家 Louis Coser，有相近的想法、卻做了相反的操作。1963 年 *Sociology Through Literature* 一書，文學全是是 Coser 教授社會學導論課之時的說明材料，是為了「讓社會學概念能更加細緻和清晰」，他用 Melville《雷德本》和 Fitzgerald《爵士時代的回音》來舉證文化，用 Chekhov《變色龍》和 Orwell《獵象記》來談角色，用 Dickens《小杜麗》和 Yeats《二度降臨》來談脫序，且結論竟是「小說不能取代系統性積累的、合法的知識」，並且「文學啟發不能代替科學性和分析性知識」。

二種各自代表了文學的社會學偏見、社會學的文學偏見，也普遍在於「專業」學科研究者的腦海，認為二者不可相容、甚至互斥，再把對方視為替代品。文學與社會學，經此一番專業的折騰，雙方應該已在漸行漸遠。但其實，1960 年代這兩個學科的名字還能共處。法國左派學者 Robert Escarpit 和 Lucien Goldmann 陸續出了幾本外部分析的名著，而 1976 年 Essex 大學也成立 Essex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Project，最後在 1979 年以 Hidden God 聞名的 Lucien Goldmann 英譯本 *Essays on Method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一書出版，之後，「文學社會學」一詞，突然就此耐人尋味地消失數十年。回想原因，推測是 1970 年代以後法國思想家以 de Saussure 的「語言學/符號學」為根據，切入文學、文化及社會的各種分析，從此，文學不只是與社會對立的「對象物」，也就不再需要討論二者的關係。而是，文學研究就是文化研究就是社會研究。因此，社會學內部的文學研究，大量走向文化研究。

這個課程設計，是企圖打破二個學科的專業分裂，而能重新融合「文學與社會學」的各種議題討論，分為三區塊來安排：(1)關於文學或書寫 (literature and/or writing)：討論文學的變遷史，並藉由「反作者中心」的立場去思考文學的意義、書寫的可能性，如 Lukacs 及

Barthes 的文藝觀、不同的文學史進程;Foucault 的作者討論等。(2) 媒介與技術 (media and technology):討論人類運用音聲、文字、電子等不同媒介對於文學的影響,如 Heidegger 現代技術論、McLuhan 及 Ong 的媒介生態論,並兼論 Habermas、Anderson 等著作分析的文學社會功能等。(3) 書籍及閱讀 (book and reading):討論文學作者以外的書籍及閱讀,亦將觸及出版、流通等議題;如 Chartier 及 Darnton 的書籍史學、Umberto Eco 之植物記憶等。

三、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研究方法「實踐研究法」:主張以「創造性非虛構寫作」進行實踐及反省,並分三個部分進行:(1) 開發「研究寫作」課程,主要針對真實與虛構之間進行理論思考,(2) 引入「非虛構寫作」教學技藝、利用這個設計實際進行一個研究、再邀請出版社進駐課堂合作、以使研究成果順利撰寫成為一本書;(3) 教材編寫的實踐研究:檢討前述課程操作之缺失,編纂「非虛構材料之研究、取材、布局、寫作」之教材,作為理論與材料結合的凝結劑。

四、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一)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課程約以 1/2 的部分 (約 9 周), 與學生共同研擬應用「創造性非虛構」技巧於專書的作法,其中引用本國外非虛構寫作課程的教科書,包括 (1) Lee Gutkind, *The Art of Creative Nonfiction: Writing and Selling the Literature of Reality*. (New York: Wiley, 1997), (2) Theodore Cheney, *Writing Creative Nonfiction: Fiction Techniques for Crafting Great Nonfiction* (Berkeley: Ten Speed Press, 2001) 。(3) LaPlante, Alice 2007 *The Making of a Story : A Norton Guide to Creative Writing*. New York : W.W. Norton. (4) 克雷默及考爾編, 2017,《哈佛寫作課: 51 位紀實寫作名家技藝大公開,教你找故事、寫故事、出版故事》,台北:商業周刊。

研讀教科書理論的同時,也同時進行本課程最主要的文學實踐寫作。過程大致如下:

首先,擬定創作主題。由師生共同討論一個理論方向、選取可用的文史研究成果、設計一個適合創作的主题。而本課程因「理論」的設定而可能不同,但大致不離開教師的專長。本課程以戰後臺灣史為主要的材料,教師先提供學生大量閱讀文史研究成果,篩選並設想可以使用、及必須補充的材料,並擬出專書之結構,依據各人興趣預做分工,由全班集體分工進行歷文獻之調查與研究,將依序發展理論及歷史觀點、擬訂研究策略、實地進行調查,大約 8 至 10 周。這其中包括三項工作:(1) 發展史觀:由前半學期的理論及歷史之讀物中萃取概念、發展看待戰後台灣 1945-1949 台灣文藝工作者共同合作建設的歷史行動(2) 蒐集料材:調查材料將由前十周的研讀及討論中發展出來,將共同蒐集書目、摘要、討論,再統合思考(3) 撰寫報告:藉由課程發展的文學社會史觀,調查文藝實踐的外在社會力(技術、制度、政策等)及內在創作力(各類型作者及同人)之變化,對 1945-1949 年此四年進行歷史描述,發展出特定的史觀。最後擬訂創意性非虛構的書寫策略,嘗試企畫出版的可能。

具體而言,本課程有以下三個成果:

1. 創作技法的轉化:使用創造性非虛構 (creative nonfiction) 的技巧,邀請臺灣出版業界擅長此技巧的主編、作者支援授課,引導學生將創作文采結合史實研究而延伸為新作品。

2. 編輯技能的實習：在修課時間中，同學將在合作出版業者及主編的協助下，熟悉「蒐集資料、採訪、寫作、編輯、版面呈現、版權處理」的全套出書流程，並在課程結束後正式出版，也是本應用課程最後的成果。
3. 出版印刷：本課程計畫執行完畢後，成果交付實習合作機構春山出版社負責編排、出版、發行，暫定出版書籍名稱為「統一那四年」。本計畫將支付春山文化公司實習指導費用，其餘出版相關費用，則由春山出版社負擔。成書後，書籍版權頁將註明：「本書獲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等字樣，並獲回饋「與補助金額相等」之書籍，作為推廣計畫成效之用。

（二）教師教學反思

在本次教學過程中，將過去在操作「非虛構寫作」之內容，進行了一次很有系統的整理，是一大收穫。除了研讀非虛構寫作之教科書，在實際創作的過程中，也邀請嫻熟創造性非虛構的專家前來協助課程進行，包括非虛構文學研究者、非虛構著作作者、非虛構著作編輯人員等。本學期實際邀請：林傳凱、春山出版社之編輯群莊瑞琳、盧意寧、吳芳碩。在課堂中，援用文學理論「敘事學」(narratology)的論點，以協助同學設定的人稱 (personnel)、視角 (perspective)、時間軸段 (time plane)、空間場景 (spatial scenery)。人類生命中都有各式各樣的遭遇 (happenings)，但這些遭遇被敘說出來的方式，即為敘事 (narrative)。藉由歷史學研究者與出版社編輯群的指導，能夠文學作品的歷史縱深向度，並兼顧具有可讀性的創作，擴大文學市場的作品類型之目的。大略有以下內容，已做為整理出版之基礎：

1. 什麼是創意性非虛構：論事實與虛構
2. 人稱、視角
3. 故事／情節、敘事／描述
4. 人稱 (personnel)：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
5. 結構 (Structure)、場景 (Scene)
6. 故事與情節
7. 非虛構寫作倫理

（三）學生學習回饋成果

本課程透過課堂上的討論和創作成果，由 16 位同學共同參與、查資料、撰文、討論，最後分成 13 個主題完稿。

回饋成果即為學生學期寫作成果，由於總篇幅長達十萬字、一百五十餘頁，因此謹選其中二章，於附件中呈現。

五、參考文獻 (References)

申丹、王麗亞 (2010) 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後經典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何偉 (Peter Hessler)，2017《奇石》，台北：八旗。

克雷默及考爾編，2017《哈佛寫作課：51位紀實寫作名家技藝大公開，教你找故事、寫故事、出版故事》，台北：商業周刊。

李玟萱，2016，《無家者》。台北：游擊。

- 赤松美和子 2018《戰後台灣的文藝營與文學體制》(預定出版中)。
- 東浩紀，黃錦容譯，2015《遊戲性寫實主義的誕生：動物化的後現代 2》，台北：唐山出版社。
- 東浩紀，褚炫初譯，2012《動物化的後現代：御宅族如何影響日本社會》。台北：大藝。
- 林書帆、譚淑婷、陳泳翰、邱彥瑜，莊瑞琳、王梵、雷翔宇著，2017，《億萬年尺度的臺灣：從地質公園追出島嶼身世》台北：衛城。
- 秦曼儀 (2008)〈 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41 期，頁 257-314。
- 張俐璇 (2016) 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
- 張誦聖 2001《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
- 野村進 2008《調べる技術・書く技術》。東京：講談社。
- 陳芳明，2012，《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
- 楊小娜著，2017《綠島》。台北，印刻。
- 鈴木貞美、王成譯 (2010/1998) 文學的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蕭阿勤 2010《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 Gutkind, Lee and Hattie Fletcher Eds.2008 《Keep It Real :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Researching and Writing Creative Nonfiction》。New York : : W. W. Norton.
- Barthes, Roland. 1970/1953. "Part. 1" in Writing Degree Zero. Pp.9-52. Translated by Susan Sontag.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ennett, Tony. 1982. "Theories of the media, theories of society," in Michael Gurevitch et al.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Pp. 26-51.London: Routledge.
- Bourdieu, Pierre. 1984/1978. "Introduction, Chap.1." In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Pp. 1-7; 28-3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90. "Structure, Habitus, and Practices," in The Logic of Practice. Pp. 52-65. London: Polity.
- Bourdieu, Pierre. 1996/1992. "The Market for Symbolic Goods," in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Literary Field. Pp. 141-17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utler, Judith, 1998. Performativity's Social Magic. in Richard Shusterman ed. Bourdieu: A Critical Reader. Pp. New York Blackwell.
- Chartier, Roger (2002)〈 第六章 文本、印刷術、解讀〉，收錄於 Lynn Avery Hunt 編《新文化史》，頁 219-244，臺北：城邦文化發行。
- Chartier, Roger (2012)《書籍的秩序：歐洲的讀者、作者與圖書館 (14-18 世紀)》，臺北：聯經。
- Derrida, Jacques ; translated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97. "Part 2,"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Finkelstein, David,Alistair McCleery, 2005. 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Introduction 1-6.
- Gerard Genette，廖素珊、湯恩祖譯，《辭格 III》(臺北市：時報文化，2003)。

- Hart, Jack. 2018 《敘事弧：普立茲獎評審教你寫出叫好又叫座的採訪報導》，台北：新樂園。
- LaPlante, Alice. 2007 *The Making of a Story : A Norton Guide to Creative Writing*. New York : W.W. Norton.
- Lee Gutkind, *The Art of Creative Nonfiction: Writing and Selling the Literature of Reality*. (New York: Wiley, 1997)
- Lukacs, Georg. "1970/1936. Narrate or Describe? in *Writer and Critic and Other Essays*. Pp. 110-148.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rthur D. Kahn.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盧卡奇著，陳文昌譯，〈第一章 敘事與描寫〉，《現實主義論》頁 15-65。臺北：雅典。
- Marius, R. and M. Page 著，2010. 《如何寫歷史》，台北：五南。
- McLuhan, Marshall and Quentin Fiore,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Signet Books.
- Moore, Dinty W. 2010 *Crafting the Personal Essay : A Guide for Writing and Publishing Creative Nonfiction*. Cincinnati, Ohio : Writer's Digest Books.
- Ong, Walter J. 1982/2002. "Chapter 3-5"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ld*. Pp. 31-135. London: Methuen.
- Ramsden, Maureen A. 2011 *Fictional Frontiers: The Interrelation of Fact and Fiction between the World and the Text*. NEOPHILOLOGUS. 95 (3): 341-358。
- Sartre, Jean-Paul. 1988/1949. "Why Write?" in *What Is Literature? and Other Essays*. Pp.25-4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hen, Dan 2001 *Narrative, Reality, and Narrator as Construct: Reflections on Genette's "Narrating"*. *Contemporary Narratology*. Vol. 9, No. 2: Pp. 123-129.
- Theodore Cheney, 2001. *Writing Creative Nonfiction: Fiction Techniques for Crafting Great Nonfiction* Berkeley: Ten Speed Press,
- Umberto Eco，倪安宇譯 2012《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臺北：皇冠。
- Umberto Eco，翁德明譯 2008《艾可談文學》臺北：皇冠文化。(原著 *On Literature*, 2005)

第二章：台灣之「光」——跨省籍的電力奇蹟／作者朱先敏

一、監理委員從南京來了

「啪嗒！」一聲，朱江淮站在台北街頭，看著街道上的路燈和民宅漸次亮起。¹一年多來，²因為電壓不夠而昏黃、陰暗的城市，終於明亮了起來。³他想起了日本人臨走的預言：

「恐怕三個月後台灣將是一片黑暗！」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日籍工程師用日語這樣告訴他，悲憫地看了留下來的台籍員工一眼，才甘心上船去。⁴

久違的光亮有些刺眼，看久了眼前隱隱有些重影，朱江淮彷彿看見同樣的街道上，曾經是被轟炸後的遍地瓦礫。他艱辛地行走在前往公司的路上，日復一日，直到他再也承受不住危險又艱困的行程，決心前去辭職，卻意外聽見戰爭終了廣播。

戰爭結束了！日本投降了！朱江淮前往台電株式會社的行程從辭職成了述職。戰後台灣百廢待舉，供電設備在戰爭的轟炸中變得殘破，城市裡一片昏暗。在日籍員工人心慌慌的時刻，卻有一群台籍的員工決定為家鄉做一點事，開始盤算戰後修復的規劃。二次大戰期間，日月潭系的三個發電所兩個全部炸毀，全島的動力中心受損嚴重，東部的溪口發電所、北部及松山、恆春的火力發電所也略受損害。終戰之前連續兩年有嚴重的颱風和暴雨，西部五個、東部八個發電所被沖毀。經費不足、材料短缺，又因為日治時期台灣人沒有晉身之階，培養出的技術人才不多。從錢財到人才，恢復供電的計畫道阻且長。⁵

¹ 朱江淮和孫運璿都紀錄了戰後五個月全島八成供電之事，雖是「八成」供電，但一來兩人都沒有記載何時「全島供電」，二來當時東部和山區有許多地方沒有供電，等到孫運璿上民國五十一年當上總經理後才開始探討水力發電、東電西送的方案。推測所謂「八成」並不是全島每一處都只供電八成，而是主要生活區正常供電，少數地區未供電或部分供電。

² 朱江淮和孫運璿的相關史料和傳記裡皆稱「戰後五個月」恢復供電，但各版本說法不一，《懷念孫運璿》一書中甚至將日期訂在1947年孫運璿完婚返台後。參《懷念孫運璿》，頁88。據孫運璿的傳記，他去找台北、台南工專學生加入復電工程是因為日籍工程師被遣返人手不足，參《孫運璿傳》，頁54。而據林蘭芳的研究，日籍工程師被要求遣返是1946年3月的事。因此之後五個月恢復供電應該是1946年8月，距離日本戰後投降約一年。參林蘭芳，〈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對台電的接收（1945-1952）——以技術和人才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9期（102/03），頁128。而黃輝等人所著《台灣之電力》稱1945年底（即戰後五個月）第一階段的復電工程已完成，「戰後五個月」的說法或由此而來。參黃輝、裘燮鈞、孫運璿，《臺灣之電力》（上海：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1948），頁1。

³ 「家家戶戶用的電燈泡因為電壓不夠，都是昏黃一片，連西門町也僅有幾盞閃著的霓虹燈。」楊艾俐，《孫運璿傳》（台北：天下雜誌，1989），頁53。

⁴ 朱江淮，《朱江淮回憶錄》（上）（台北：台北市朱江淮基金會，2003），頁105、楊艾俐，《孫運璿傳》，頁54。

⁵ 黃輝、裘燮鈞、孫運璿，《臺灣之電力》，頁2。

終戰之後，苦苦支撐了六個星期，才終於聽聞中央政府的消息。據說，政府即將派遣監理委員會來台灣處理接收事宜。朱江淮於是連忙彙整出台灣電力發展的資料和戰後的運作情形，又趕緊出了門。

站在日之丸旅社前，朱江淮略微有些緊張。為了順利接收戰後臺灣的電力產業，中央政府派了監理委員過來，組成監理委員會。在正式的組織變革完成之前，日本人設立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就先由監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劉晉鈺，就住在眼前這棟旅館中。

作為日本人治下台電職位最高的台籍主管，又是技術部門裡唯一的台灣人，⁶眼前有著全島陷入黑暗的電力危機，朱江淮感覺自己責無旁貸，得擔起責任讓監理委員盡快進入狀況、順利接收。

悶熱的天氣和與新長官交接的緊張和疲勞並沒有讓朱江淮放棄接下來的行程。⁷他手上提著香蕉和鳳梨，又趕到台電第一宿舍、監理委員住的地方，去歡迎新來的同事。⁸這時的朱江淮，心情大約是極複雜的。隨著接收任務的進行，各行政機關與公私營企業混亂的消息紛至沓來。有些人強行佔有公產，有些人質疑台灣人的專業技術、有些人甚至揚言台灣人受到日本統治多年不值得信任。朱江淮捧著手上的台灣特產，心想，希望彼此能好好合作吧。

二、泡溫泉的本省人與睡午覺的外省人

二戰期間，台灣受到轟炸，電力設備受損嚴重。本來偏遠山區都還沒有穩定的電力可以使用呢，戰時受損更是雪上加霜。三十名監理委員來到台灣，本省員工才迎接了這一批新來的同事，卻發現有些人就沒再出現了。有些人宣稱受不了台灣的氣候、也受不了台灣的食物，決定離開、返回原鄉。這無疑對復電工程的士氣又是一次重大的打擊。外省來的監理委員能走，台灣的員工又能去哪？

幸好，願意留下來的人，也正努力適應著新環境。新來的副主任委員黃輝領著團隊開始調查台灣氣候、地形，談起來幾乎比本地人還熟稔。黃輝是水利專家，來台前擔任水力測量隊隊長。來台之後，他對台灣的氣候和地理特性做了詳細調查，研究台灣的土壤特質如何影響發電設備的安裝，也探討了常見植被如竹子的高度如何影響電網。他更依台灣氣候多雨、地勢陡峭的特性制定了復電後的發電增量計畫：以水力發電取代火力發電為主力，還不忘針對枯水期如何維持發電量做了評估，颱風季產生的暴雨和風災也必須考量進去。⁹本省員工也發現，開始有監理委員結結巴巴地在說話時摻入一兩句台語。據說，監理委員之一、也是日後的機電處長孫運璿每到各地的電力營業所視察時，總要交代那裡的員工：多學台灣話。

⁶ 林蘭芳，〈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對台電的接收（1945-1952）——以技術和人才為中心〉，頁117。

⁷ 台灣電力公司成立二週年紀念日對員工演講詞〈總經理劉晉鈺〉：「特別值得我提起的，就是朱江淮先生，那時我來接收，住在日之丸旅館，他來找我，給了我許多資料和幫助。使我接收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轉引自《朱江淮回憶錄》（上），頁114。

⁸ 「那時這些監理委員們抵達台北，都住入台電的第一宿舍，他們到後，我都親自去宿舍拜訪，餉以特產——香蕉鳳梨，時隔多年，他們猶津津樂道，記得這件陳年往事。」朱江淮，《朱江淮回憶錄》，頁109。

⁹ 黃輝、裘燮鈞、孫運璿，《臺灣之電力》，頁10-12。

可是，職級、薪水上的不公平，可真是讓人難以忍受！

朱江淮匆匆地往委員會辦公室走去，這不是他第一次為了本省員工的薪水和職級問題過來了。迎面而來的是一個低矮的木造平房，¹⁰簡單貼著「監理委員會辦公室」的字樣。¹¹這次朱江淮沒帶香蕉和芭樂，他什麼都沒帶。自從暫留台電主持的日籍社長松木虎太致贈一隻火雞和三萬塊錢給監理會遭拒之後，現在監理會什麼東西也不肯收了。朱江淮還記得監理委員坐在一起，盯著眼前的贈款，一起討論怎麼解決。「我們是為了錢嗎？」席間有人氣得跳腳：「我們來台為國家接收整個電力，哪是為了這三萬塊？」監理會決定訂下一個絕對清廉的處事標準。¹²

走進委員會辦公室，有人剛巧一手拿著杯子、一手拿著生果子。「吃點心嗎？朱委員。」¹³對方招呼他。委員會堅持什麼都不收，唯一能給員工的福利就是一天兩次的紅茶和生果子。朱江淮擺擺手，前去面見劉晉鈺。

經過一番據理力爭，本省員工的薪水第二度調整，終於和外省員工比肩。朱江淮心情愉快地走出主任委員辦公室。此時剛過午餐時間，辦公室裡空蕩蕩的，好幾個人湊過來低聲用台灣話說：「逐擺飯食完人著無去，到底是去佢啊？」「後擺偷偷綴去看覓！」「好啊好啊！」

某一天的午餐後，「欸欸欸欸，走了走了。」幾個人互相比暗號，看著外省同仁紛紛站起來，以朱江淮為首的本省同事也慢了幾拍，裝作若無其事地偷偷跟在後面。

到底是去做什麼？偷偷開會？討論高層秘辛？該不會聚在一起罵我們台灣人吧？跟著前方怡然自得地走著的外省同事，這幾個人心裡可能有過無數個想像。只見前方的人施施然走回宿舍臥房裡，午睡去了。

午睡？他們是去睡覺嗎？幾人面面相覷。朱江淮心想，原來外省人都要午睡的！日本同事吃完午飯之後剩下的休息時間，好像都是拿來下下圍棋、打打乒乓球或者看看報紙。原來，還有人是需要睡午覺的。

本省人偷偷覺得外省同事要睡午覺好奇怪的時候，外省來的工程師也偷偷討論著本省同事。「我上次不是從新北投的招待所回來嗎？」「對啊，怎麼了？」「你知道嗎，電力招待所裡面有溫泉欸！而且聽其他人說草山、谷關、新龜山、日月潭、八仙山和新伯公招待所都有！」「要溫泉做什麼？泡在裡面嗎？好奇怪！你該不會泡了？」「才沒有！」辦公室裡偶爾會有這樣的議論。¹⁴

¹⁰ 「孫運璿要去報到的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原是一棟白色建築，也在彈火中傾塌，只得改到和平東路、羅斯福路口台電的一棟低矮平房中。」楊艾俐，《孫運璿傳》，頁 52。

¹¹ 「監理室門口張貼一張紙條，上書『監理委員會辦公室』，朱江淮，《朱江淮回憶錄》(上)，頁 109。

¹² 朱瑞鏞，〈典型在夙昔——台電人朱江淮的印象〉，《健康世界》322 期 (2012 年 10 月)，頁 71-72。

¹³ 1946 年 5 月 1 日台電公司成立之前，復電工程由監理委員主導，朱江淮是唯二的本省籍委員之一。到了公司成立之後，才有總經理、協理、處長等頭銜，但此時因為尚未召開董事會，也沒有章程，因此都所有職銜都是代理職，直到 1947 年 1 月 3 日才真除。參許毓良，〈戰後初期的台灣電力公司與台灣〉，《輔仁歷史學報》37 期 (2017.04)，頁 162。

¹⁴ 「而日本人每天洗澡用泡的，內地人多用沖的；日本人很喜歡溫泉，所以在新北投、草山(陽明山)、谷關、新龜山、日月潭、八仙山和新伯公等各地，台電公司都有溫泉的招待所，備充接待賓客及員工假日遊憩之所，

「外省人／本省人真的很奇怪呀！」這大概是這個時期的台電員工最大的共識了。

三、光明來了

午後的台電公司，陷入與往常的繁忙截然不同的寧靜。太陽曬在木造的房頂上，都忍不住跟著打了盹。午休時間即將結束，房子裡才慢慢有了響動。

「原來睡午覺這麼舒服！」「睡起來下午辦事也精神多了！」本省員工一改初期的困惑，忍不住加入午睡的行列，讚嘆著午覺的神奇。睡醒後，緊接著又是下半天的緊張工作，全島一天不恢復供電，台電上下就不能真正放心休息。

即使每一個員工都在各自的崗位上連軸轉，要讓處處受損的電力設備全部恢復營運，人力仍然遠遠不足。孫運璿靈機一動，找了台南工專、台北工專的校長談「產學合作」。台電負責培訓，學校讓學生來協助復電，畢了業就能在台電有一份安穩的工作。¹⁵

大批台灣學子加入了復電的行列。跟著各電力營業所的工程師，他們走遍山間、海邊、城市裡，跋山涉水，在崇山峻嶺中艱苦前行。憑著最原始的工具搬運器材，在崎嶇的山路間勉力行走，還要注意山谷的蟲蛇毒蚊。戰後原料不足，他們就東拼西湊，從經歷天災和戰爭的殘破器材中拼拼湊湊，用上千上萬個零件拼出一個又一個勉強可用的工具、設備。一邊還要注意別在修復的過程中讓已經復電的地區停電。¹⁶ 復電工程除了以外省籍和台籍員工為主力，還有一些德籍和美籍工程師參與。台電並嘗試在復電的過程中讓日籍工程師退居二線，本國技術人員才有受到培訓和磨練的機會。

不同國籍、不同身份、不同立場的人湊在一起工作，又有急迫的復電壓力，種種磨合都不容易。幸好，孫運璿等人在美實習所學和日本在台灣建電廠時所採納的技術和設備沒有太大差別。¹⁷ 即使受限於材料的不足，台電諸人也勉力改造現有器材，好為發電廠所用。甚至首創了用特性不同的變壓器並聯供電的辦法，這樣的變通之道舉世罕見。¹⁸ 於是，好消息從全島各地接連傳來，一個一個的電力設備開始恢復正常的運轉，全島供電指日可待。

又是一天午休結束，副主任委員黃輝走了進來，再一次宣布了一個好消息：「為了照顧剛來台灣的同事的口味，我特地邀請了擅長做福州菜、也是我的同鄉的趙老闆，入駐我們員工餐廳。以後在勵進餐廳就吃得到福州菜啦！」

新的餐廳就是新鮮，不但外省同事喜歡去解鄉愁，本省同事也愛嚐鮮。長官宴請，也總在這裡辦。又一次，黃輝作東，孫運璿、朱江淮以下各級員工都來聚餐。¹⁹ 剛剛從嘉義變電所回到台北的蕭炯昌也趕上了。「怎麼樣，南部的變電所還好嗎？」雖在席間，難得見到一

開始時這些內地來的監理會監理委員，都興趣缺乏，但不久都興致勃勃。」朱江淮，《朱江淮回憶錄》(上)，頁 112。

¹⁵ 朱江淮，《朱江淮回憶錄》(上)，頁 115、楊艾俐，《孫運璿傳》，頁 55。

¹⁶ 《台灣之電力》，頁 4-5。

¹⁷ 1944 年孫運璿和俞恩瀛在 TVA 研究的電力輸送幹線，使用的是 154KV 的高壓線。而日本在日月潭興建電廠時的電力高壓線正是這個規格。林蘭芳，〈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對台電的接收(1945-1952)——以技術和人才為中心〉，頁 97。

¹⁸ 朱江淮，《朱江淮回憶錄》(上)，頁 197。

¹⁹ 著名的酸菜白肉鍋是在民國 51 年孫運璿接任總經理時才引進勵進餐廳的。

手提攜的下屬，孫運璿還是馬上問了最近的工作情況，蕭炯昌於是分享了他在嘉義遇到的驚險事蹟。

「有一天，我去嘉義市場吃點東西，一群吃甜不辣的民眾突然開始上吐下瀉，抱著肚子慘叫。結果居然是山上的居民偷了我們的發電用機油來炸甜不辣。嚇得我馬上回山上護油。可是這偷油的人是攜家帶眷、全家一起來，我們員工才從左邊追出去一群小賊，右邊又衝過來另一批偷油的人，我們的機組一直燒壞，電力哪可能恢復的了。」

「後來怎樣？後來怎樣？」有人追問。

「後來只好請軍隊來幫忙，好不容易才守住了我們的機油。」²⁰

為了恢復供電居然搞到要軍隊駐紮，眾人不禁大嘩。蔡瑞唐從另一桌跑過來，拉起蕭炯昌，要大家席間別談工作，來唱歌跳舞才是聚餐的正事。基層員工還有點放不開，黃輝、孫運璿、朱江淮等高層卻已拉著身邊的人起身。

「快快快！高山青，走！」蕭炯昌站在餐廳前的庭院，發號施令，大家圍成一個圈，手拉手上下搖擺。「高山青，澗水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壯如山啊！」一曲唱完，又有人喊著要唱丟丟銅仔。幾次聚會下來連外省來的同事也能流利地用台灣話跟著唱。隊形不變，眾人又一起高聲大唱：「火車行到伊都，阿末伊都丟，唉唷磅空內。磅空的水伊都，丟丟銅仔伊都，阿末伊都，丟仔伊都滴落來。」

歌聲嘹亮，幾乎能衝破還灰濛濛的台北市。雲破月來，光明也許就要到了吧。

在戰後一年，美國工程師預估兩百萬、日本工程師預估四百萬美元的修復工程，終於在沒有外匯、美元、貸款的情況下自力完成了。

朱江淮看著全島八成恢復供電後，終於變得明亮的台北街頭，心中百感交集。

光明，終於來了。

四、短暫的蜜月期

下班後的台電員工，三三兩兩地走進國語講習班的教室。國語講習班是朱江淮為促進各地員工順暢溝通、也為了響應全台國語熱而舉辦的員工自修活動。也許參與的本省員工在一開始，主要是為了呼應朱協理的熱忱，但接下來國語講習班的成功經驗可就讓大家興致高昂。

台灣恢復供電之後，朱江淮作為台電公司的代表去了其他省份，分享台灣的復電經驗。雖然他公務繁忙，沒能常常參與國語講習會的課程，但培養了那麼一點底子，再加上連比帶劃的，居然也能跟各省的電力從業人員順暢溝通。「應該是他們理解力太好了吧，我國台語交雜的，口音又這麼重。」朱江淮很誠實地自我調侃，但不管怎麼樣，他成功的大陸²¹之旅還是成了台電國語講習會的金字招牌。²²

員工在努力進修，高層也沒閒著。恢復供電之後，台電上下總算能鬆一口氣，劉晉鈺早

²⁰ 林瓊柔，〈三進三出台電的奇人——豪情遊走兩個時代的蕭炯昌〉，頁 32-33。

²¹ 朱江淮個人傳記稱「大陸」，但當時史料多稱為「內地」

²² 台電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到三十五年七月間開辦兩期國語講習班，民國三十六年四月朱江淮到北平、上海、南京、青島考察並報告業務。民國三十六年二月起又續辦講習班，並於同年光復節舉辦國語演講比賽。《朱江淮回憶錄》上，頁 115-118。

一步在朱江淮的引薦下見到台灣著名的仕紳林獻堂。²³初次見面之後三個月，林獻堂膺選為台電董事，彼此的關係更為緊密。這一天，劉晉鈺帶著黃輝、朱江淮到了林獻堂家，準備向董事報告公司近況。恰巧遇到了台大文學院院長林茂生也來拜訪。幾個人一時興起：「不如去草山俱樂部！」台電在各地的俱樂部可都是當地勝景，比如烏來的俱樂部設在溪邊，四面環山，林木蒼鬱，水流潺潺，清澈見底，能一一遍數溪中游魚。²⁴草山俱樂部自然也是極好的，林獻堂帶著兒子猶龍、雲龍，協台電諸人和林茂生一同去了草山。

報告結束，眾人迫不及待好好泡了溫泉，然後享用午餐。是了，來台不到一年，台電的外省員工從一開始的驚愕不解、興趣缺缺，到現在已經將各地營業所附設的溫泉視為出差辦公時的大福利。不論是外省籍的劉晉鈺、黃輝或本省籍的朱江淮、林獻堂，辛苦的做完公司業務報告之後，一定要泡泡溫泉、鬆散一下筋骨。

接近晚上，他們又一起接受了國民參政員、保險業大老羅萬俤的招待，在新中華餐廳享用一頓大餐，這才分開。²⁵

五、二二八事變：外省同仁別怕，我保護你

在其樂融融的台電上下沒有預期的時候，二二八事變爆發了。當一般職員黃紀男感嘆著：「孫處長真好，疼愛台灣人。」²⁶當台電員工的職級和薪水儘量彌平省籍差異時，更多地方其實在本省與外省之間的差距中煎熬，最終爆發。

當各處政府機關被搗毀、外省人被毆打的消息傳來，台電上下仍在全力投入修復，直到一群抗議民眾擠到了總管理處門口。正在辦公室埋頭工作的黃輝和孫運璿突然被跑進來的下屬打斷：「代總經理、孫處長你們非走不可了！」非常時期慨然擔下統籌大任的朱江淮，在亂成一團的管理處裡，努力維持冷靜作出安排。他找來機電處的本省籍課長蔡瑞唐，鄭重地將兩位長官交託給他藏回家中暫避。黃輝和孫運璿匆匆換上了工人便服、戴上了斗笠，從後門偷偷離開。

一路上風聲鶴唳，三人努力裝作若無其事，對街上的紛亂視而不見。到了蔡瑞唐家，說

²³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民國三十五年／新五月十日》：「電力公司董事長劉晉鈺以朱江淮為導，七時十餘分來訪，約晚餐，許之。」劉晉鈺是台電總經理，時台電董事長應為陳宗熙。

²⁴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民國三十六年／新八月二十四日》：「電力公司協理柳德玉率其子來，請遊烏來，踐前日之約也。余與五弟、何清金、吳阿修、游武烈、陳朝乾一行八人，九時半出發，經新店而入山。山路頗崎嶇，先到龜山發電所少憩，然後再進。十一時半抵烏來，公司有一俱樂部在於溪邊，四山樹木蒼翠，流水澄清，遊魚可數。武烈下水網魚，僅得二尾。午餐後少憩，乃浴溫泉。四時柳欲導余等觀瀑布，因路小，司車不肯行，遂返臺北。烏來工程處主任蕭炯昌、土木工程處主任劉澄瀛亦同乘而返。晚餐後招劍清、清金、陳東桂、月規同到臺灣戲院看演京班，十一時乃還。」

²⁵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民國三十五年／新八月十日》：「劉晉鈺、黃輝、朱江淮、林茂生來，招余及猶龍、雲龍同往草山電力公司之俱樂部。晉鈺報告電力公司之狀況，蓋余新為董事也，報告一時間，乃入浴午餐。二時餘張季熙至，他為二區糖業之經理，述其經營之方法，無甚把握也。六時半余等七人乃下山，至新中華受萬俤之招待。陳朝乾亦來此請會面，述聶光瑛在上海同來，約合作紡織公司，不意聶竟無信，將他逐出，獨占經營云云。九時餘返旅社，呈祿來訪，言他參政員立候補，有十餘票之希望。」

²⁶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黃紀男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4（1993年），頁82。

了事先約定的暗號，開了門的蔡瑞唐太太臉上也有著強裝的鎮定。這時，一群民眾卻聽到了風聲過來，惡狠狠地圍住了她們。「您要不要命？」民眾臉上猶有恨毒之色，身攜武器，語帶威嚇。蔡瑞唐從褲袋裡掏出錢前來，推到對方手中：「兄弟言重了！我請二位長官到家中吃晚飯，請多包涵。」又說好話、又奉上錢財，才保下了黃輝和孫運璿。兩人好不容易逃過一劫，便暫時避在蔡家，將公司事務全權托給朱江淮等數位本省工程師統籌。²⁷

消息漸漸從各地傳來，各地的營業所受到攻擊，許多外省工程師被襲擊；嘉義和高雄都有台電員工中流彈身亡。²⁸朱江淮坐鎮公司，與抗議民眾理論，保住台電的線路器材和槍械；分配本省同仁保護外省同仁，讓他們安全返家。遠在水里的蕭炯昌也接到朱江淮急切的電話：「我把大觀、鉅工、萬大三個發電所的外省同事交給你了，請你務必、務必保護他們。」²⁹

為了這個承諾，二二八事變期間，蕭炯昌四處奔走，全力維護外省同事周全。他讓外省同事全部留駐地下室，收集所有的槍枝鎖在倉庫，親自保管鑰匙，以免槍枝被奪釀成悲劇。本省同事志願負擇輪流守衛發電所，護著外省同事免受攻擊，也護著發電所正常運作。這時有人輾轉遞來消息，十公里外的奧萬大發電所，有一位外省同事李劍寒曾與原住民發生私人財務糾紛，現在有人打算藉著二二八事件對他不利。

「請不要傷害他，把他交給我，你們之前的糾紛我一定秉公處理！」蕭炯昌託處理委員會用電場無線電跟對方要人。³⁰然而事變期間，各方勢力據守，互不相讓，十公里路如同天涯海角。「這樣吧，我先借一部消防車把李劍寒全家救下來！」霧社工程處的陳文禮在電話那頭提議，蕭炯昌應聲回答：「好！我想辦法去日月潭接你們！」那天，雨勢滂礫，蕭炯昌登上車頂，親自指揮。遇到有人不願放哨，他就靠著平日累積的良好地方關係，用盡方法疏通打點，終於將李劍寒一家接回了招待所。

二二八事件的風波似乎暫時過去了。

黃輝又能恢復正常上班，特地利用台北廣播電台向全國報告台電業務，同時也向各地的台電員工喊話。他先用國語說了一遍，再用台語說了一遍，這個時機點，他似乎格外想彌平本省與外省之間的縫隙，卻反而讓這傷痕欲蓋彌彰。³¹

「在二二八那一天，本公司總管理處外省籍員工，很多由本省籍員工護送返家，所以被毆受傷的比較少數。」黃輝滿懷感情地在廣播演講裡特地感謝朱江淮、柯文德、蔡瑞唐三位在二二八期間掌理公司事務，仍不失對他這個代總經理的尊重。在總經理劉晉鈺訪美籌款期間遭遇這樣的混亂，自己又差點慘遭殺身之禍，黃輝此時心中想必五味雜陳。但幸好，一切都落幕了，大部分的人都沒事。話鋒一轉，他含蓄稍稍點到三月初軍隊上岸的第二波動盪：「這幾天，本公司省籍員工，也受了內地員工的照料，彼此合作，互相愛護，成績至佳。」

不論公開發言的黃輝、從南京來視察的上級單位代表盧郁文、或者朱江淮、孫運璿，在回憶起這幾天的動態時，不約而同地將震驚和慌亂歸向二二八抗議民眾的作為，而將軍隊上

²⁷ 《朱江淮回憶錄》，頁 147-149、《孫運璿日記》，電子檔於孫運璿紀念館中。

²⁸ 許毓良，〈戰後初期的台灣電力公司與台灣〉，頁 154-155。

²⁹ 日月潭系的三個變電所為大觀、鉅工、萬大，參許毓良，頁 167。

³⁰ 林瓊柔，〈三進三出台電的奇人——豪情遊走兩個時代的蕭炯昌〉，頁 32-33。

³¹ 朱江淮，《朱江淮回憶錄》(上)，頁 154-155。

岸後的驚恐掩去不談。

但這些粉飾在面對更大的政治風暴時，毫無作用。六、我們會死嗎？

「你知道嗎？施醫師失蹤了。」

「杜醫師也不見了，是躲起來還是被抓了？」

軍隊上岸、全國戒嚴的風波過去，台電公司裡卻依然時不時有流言和耳語。黃輝不得不從文件和業務中抬頭，自從台電療養院的醫師施江南被人從家裡帶走，³² 從此無消無息之後，公司裡短暫平復的氣氛又開始躁動了起來。黃輝看著眼前堆積如山的業務，三個月陷入黑暗的預言雖然打破了，二二八事件期間的電力供應危機也順利度過，但全島電力不足、台東民眾時時抗議的限電措施，仍然讓台電上下不能有片刻鬆懈。台電能順利躲過這次清算嗎？他特地在全國廣播裡強調了本省籍同仁的貢獻，希望能讓全公司的同仁都躲過這場風雨。

在此同時，朱江淮也正心神不寧地準備出門。自從施江南失蹤之後，他每天都先讓車夫出去探探路，看外頭街道風平浪靜，才敢出門去上班。但一個月後，他聽到消息：他在二二八事件期間主政台電的作為被人指控為試圖奪權。「當時救援外省同仁是天經地義，而且我行事光明正大，沒什麼好怕的！」³³ 他怎麼看，自己也沒做錯什麼，政府總不能無緣無故地抓人。但如果真是這樣，施江南醫師為何被帶走？杜聰明醫師為何突然消聲匿跡？朱江淮不敢深想。

不論台電諸人如何期盼無風無浪地度過這次風波，朱江淮還是面對了突然出現在辦公室門口的一群便衣人員，說是要將他請去，感謝他在事變期間的貢獻。對方言語有禮，聽起來找他的理由也很正當，但朱江淮就是莫名不安：「這些是我應作的本分，不需言謝。」

人都找上門來了，後續的事情由不得他。黃輝察覺氣氛不對，也走了過來，見到朱江淮與便衣人員僵持，知道事無可挽，他低聲囑咐柳德玉陪同前往。又是外省籍、又是台電裡的第三號人物，³⁴ 多少可以斡旋一些吧。他走上前去，對朱江淮承諾：「你們放心，不會有事！」

朱江淮忐忑不安地被投入獄中，同樣被關進來的還有柯文德和蔡瑞唐。不用多說，他們也知道政府在為二二八事件算帳了。空無一物的監獄、凶狠的獄卒、寒冷的天氣，他們瑟縮在監獄一角，蹲在地上。「人不能做好事！」不知是誰先開始這麼埋怨的，他們忍不住怨公司、怨政府、怨這世道。怨憤的底下是深層的恐懼：我們會死嗎？還能出去嗎？家人怎麼辦？

他們被提審，主審官說有人舉報他們試圖在動亂期間謀奪台電權力，涉嫌謀殺外省高

³²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設立台電療養院，聘有名醫施江南等人，至民國四十年六月才改名為台電醫院。參朱江淮，《朱江淮回憶錄》(上)，頁 284。

³³ 「(二二八當日)在下午有消息透露，亂民將攻擊台電公司，並預備抓走黃代總經理輝、柳協理德玉及孫處長運璿等人，我心中充滿不安，深怕發生這種情事，將使台電群龍無首，我自認救人乃天經地義之事，更何況自己做事向來光明正大，於是決定不顧一切，冒險保護這些主管和其他外省同事。」朱江淮，《朱江淮回憶錄》(上)，頁 147。

³⁴ 許毓良，〈戰後初期的台灣電力公司與台灣〉，頁 153。

層。據理力爭是無用的，苦苦哀求也是無用的。他們又被關回牢房之中，速速被發下了死刑判決。朱江淮閉上眼睛，默默祝禱，人的努力已經無用，神明能救他嗎？

坐鎮台電公司的黃輝很快就知道了這個消息。朱、柯、蔡三人完全是受他所託才會惹上這樁麻煩，他還是靠著蔡家的掩護才平安無事。於情於理、於公於私，他都得去救人。

朱江淮等人被抓走前，已經有許多台籍菁英一旦被帶走就再也沒了下文。黃輝不敢耽擱，直接衝向了行政長官公署，要求面見陳儀。這一路上他心裡在想什麼，沒人知道，也許他也永遠不會告訴任何人。事後清算雖然主要針對台人，但外省人不是沒有受到牽連。即使在二二八事變期間，自己是完全躲起來沒牽涉進去，但也沒人敢說就這樣衝去要人，是不是還能全身而退。

進了陳儀的辦公室，門關上了。沒有人知道他們說了什麼。也許，黃輝用朱江淮三人在事變期間的貢獻說明那所謂舉報純粹是誣告；也許，黃輝用台電成功的本外省合作經驗說明，處決無辜的台籍菁英對修復台灣、彌平動亂毫無幫助；也許，黃輝以台電高層的角度剖析繼續增加發電量、改善東部用電情況、降低民怨，離不開這三位專業的電力專家。也許……

行政長官的辦公室門，緩緩地開了。

七、他們都死了

朱江淮從西門保安處走了出來，或許他以為自己是死了，靈魂飄了出來。來接他的同事知道他經歷了二十四小時的驚魂，連忙帶他回家好一陣安頓。「代總經理去公署幫你說話，你沒事了！」才一天的時間，卻彷彿過了一輩子。

朱江淮一夜無眠，隔天立刻離開了這令人驚懼的城市。逃到了南部好幾天，他每天只是禱告、休養，試圖安頓對國家失望、對人生無力的心靈動盪。「外省人和本省人不可能和平共處的。」離台前的日籍主管，站在碼頭上，回首給他最後一句告誡。當時他不以為意，現在想起，卻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用了幾天來平復了心情，朱江淮隨即回到台電上班。隔天春天，協理黃輝就以工作繁忙、難以兼顧為由，將兼任的企劃處處長一直交接給了朱江淮。³⁵正式的人事命令一發表，議論紛紛，雖然對這項命令有不同看法，但每個人都喜氣洋洋的。因為朱江淮是第一位升任處長級以上職位的台電員工，他的成功為每一位本省員工帶來希望。³⁶一個月後，立法院長孫科到台灣視察日月潭發電所、隔年五月劉晉鈺、柳德玉群巡視全台、九月到日本採購電力設備，朱江淮都被帶在身邊，作為嚮導和翻譯。許多年後，朱江淮回頭再看這段時光，發現黃輝、孫運璿花了幾十年，全都在努力讓本省、外省的同仁重歸於好，彌平裂痕。但至少就他自己而言，是無法回到那個唱跳著高山青的夜晚了。

為了慶祝朱江淮升官也為歡送老長官，業務處同仁嚷著說要聚餐。曾和朱江淮一起入獄的柯文德於是負責設宴，這一回，他們沒在勵進餐廳，而選了台灣人王井泉開的山水亭。席間，他們依舊唱起了「丟丟銅仔」。

救出朱江淮等人之後，黃輝也是身心俱疲，但他沒辦法休息。朱江淮他們獲釋了，其他

³⁵朱江淮，《朱江淮回憶錄》(上)，頁167。

³⁶朱江淮，《朱江淮回憶錄》(上)，頁174。

失蹤的人卻生死未卜。他前去拜訪林獻堂先生，試圖打探一些消息。

林先生也是一臉疲憊哀痛，一整天他的客廳裡訪客絡繹不絕。「蔡式穀帶了王添灯的兒子和哥哥來，想要保釋他。可是添灯已經死了。」林先生靜靜地陳述：「花蓮的張七郎太太也來了，張七郎和兩個兒子都被槍斃了，還有一個兒子被關著，想要我幫忙看看能不能保出來。」

黃輝沒能說出一句話。「你曾在我這裡見過的陳炘、宋斐如、施江南、林茂生，他們都死了。」林獻堂緩緩地說。³⁷ 這些人裡，有一起在林家客廳聚會聊天的友人，有台電醫院的同仁，也有一起出遊泡過溫泉的社會賢達。

他們都死了。

救出朱江淮、柯文德、蔡瑞唐只是一個奇蹟，更多曾經聊過天、吃過飯、在台北各處交遊的人，曾經一起討論過台灣的未來、中國的未來的人，都死了。

林獻堂說，下午還有客，還有會議要開。只是，那些坐在林獻堂客廳裡彼此結識、交談的人們，不再是原來的人。

黃輝沈重地離開了林獻堂家。

幾天後，主管日月潭系發電所的蕭炯昌辭職了。

孫運璿來報告的時候是這樣解釋的：許是二二八事變時坐鎮台電中部發電所的時候得罪了人，有人告發蕭炯昌到處搶修電力時穿的那雙短靴是軍靴，有蔑視國家之嫌。「是同仁告發的。」一直以「台電一家」的口號自豪的他們，不禁慄然，也許災難和暴力，真的能激發人的恐懼和劣根性。³⁸

蕭炯昌被關了一個月，孫運璿不斷派人打點，送去食物。好容易才無罪釋放。但他心灰意冷，想辭職了。

八、心靈上的光明何時能到來？

二二八事變及其後的清算並不是籠罩這座小島的唯一陰影，緊接而來是綿延多年的白色恐怖時期。戰後第一任總經理劉晉鈺受到兒子親共的牽連而遭到處決，相關的文件和紀錄也遭到銷毀，連他的舊官邸，都沒有人敢去住。戰後本省和外省人協力復電的汗水與笑容，響遏行雲的高山青和丟丟銅仔，在歷史的洪流中載浮載沉。

許多年以後，黃紀男面對著來訪問的青年學者，緩緩道出數十年前台灣戰後接收時的混亂、不平和難堪。二二八事變期間，他被暫時主掌業務的朱江淮、柯文德派去打探消息，他在大會堂聽了好幾天王添灯的演講。接收以來種種的困惑和不滿突然之間有了解釋和答案。「只要台人治台就沒問題了吧？」有盞燈突然在他腦子裡點亮。

事變結束後，他離開了台電，終其一生為台灣獨立奔走，不惜入獄三次共計數十年。朱江淮直到晚年，還在喟嘆，是自己派黃紀男打探消息，誤了他一生。

人員的離散，史料的銷毀，使得台電上下不分省籍同心協力的故事逐漸逸散，只留下外省菁英恢復台灣電力的政治神話，一直留存至今。

³⁷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民國三十六年·新五月十七日》：「電力公司協理黃輝來，問施江南、林茂生、陳炘、宋斐如等之消息，皆已死告之。」

³⁸ 林瓊柔，〈三進三出台電的奇人——豪情遊走兩個時代的蕭炯昌〉，頁 34-35。

民國八十年，離台多年的黃輝終於又和昔日的老部屬朱江淮相見。也許，他們能談很多往事，一敘別情。但真正想說的話，卻醞釀了多年。良久，黃輝終於低聲地說了一句：「劉總經理實在沒有通敵，也沒有加入共產黨，只是難捨親情，沒有向政府檢舉而已。」³⁹

三十年後，事變過去、恐怖消散，他們終於能說一句心裡話。

這群台電人為台灣人帶來生活上的光明，而心靈上的光明，何時會到來？（本章結束）

³⁹ 朱江淮，《朱江淮回憶錄》（上），頁 252-253。

第四章：獨留的國語：戰後語言政策的故事／作者李逸祥

一、夢想成為「中國道地作家」

1945年8月15日那天，葉石濤所在的軍隊駐屯於新店碧潭。早上，他起床梳洗並全副武裝後，照例到廚房提飯，準備到醫院照顧部隊的小隊長。⁴⁰

「今日免去軍醫院。」部隊長卻一反往常的命令葉石濤。他雖感到有些疑惑，但也只能退出部隊長室，走向隔壁的小房間。坐在窗台旁，心頭思緒萬千。

回想起自從大東亞戰事越發猛烈後，收到了召集令，配屬於輜重部隊。⁴¹軍旅生活對他來說，實在是全無一點樂趣可言。在他加入軍隊前，曾受到西川滿的賞識，僅僅十七歲就得以將自己的小說作品刊登在《文藝台灣》中，這讓他對於「文學家」這條路，懷抱著憧憬與理想。⁴²但是現在成為駕駛軍用大卡車的司機，他只感覺自己像個笨蛋。⁴³

探頭望向廣場，才突然發現8月15日這天，所有人都沒有在崗位上，而是靜靜地排列在陽光下。他推開窗戶，感受到不同於往常夏日的毒辣陽光，今日的陽光特別溫熱，令人享受。「似乎有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要發生了。」他的腦中閃過這麼一句話。⁴⁴

突然間，集合聲響起，葉石濤急忙地抓住配槍，奔向廣場集合。只見偌大的廣場上只有一台黑色的七星收音機擺在長桌上。等待集合完畢，部隊長播放收音機。從中傳出一陣令人刺耳的沙沙聲，葉石濤聚精會神想聽清楚內容，卻仍舊摸不著頭緒。他朝向部隊長的方向看去，想從他身上弄清楚究竟發生甚麼事情。然而，定睛一望才發現，部隊長此時已經聲淚俱下。⁴⁵

「剛才你們聽到的是天皇殿下玉音放送。陛下宣布大日本帝國向盟軍無條件投降。」部隊長臉上掛著淚痕，仍徐徐地向眾軍官與士兵喊話。⁴⁶

葉石濤早先的預感成真了。1945年8月15日這天，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亞洲戰場在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後宣告結束。但是當天晚上，葉石濤躺在床上翻來覆去，久久不得入眠。

「重歸祖國的懷抱。」這幾個字眼在葉石濤失眠的兩三天中，一直盤踞在他的心頭。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他卻突然感到有些躊躇不前。並不是因為他不曉得這五十年來，有多少台灣人為了這個目標而努力。「或許是命運之神突如其來的禮物吧。」他腦中突然冒出這個念頭。⁴⁷

習慣了日本戰敗後的葉石濤，對於重回祖國的欣喜感隨即盈滿他的內心，整天飄飄然。這幾天來，他和其他台籍士兵談話，無不相互描繪未來的光明遠景。⁴⁸

⁴⁰ 葉石濤，《文學回憶錄》（台北：遠景出版，1983），頁22-23。

⁴¹ 葉石濤，《文學回憶錄》，頁20。

⁴² 陳明柔，《我的勞動是寫作——葉石濤傳》，頁57。

⁴³ 葉石濤，《文學回憶錄》，頁21。

⁴⁴ 葉石濤，《文學回憶錄》，頁23。

⁴⁵ 葉石濤，《文學回憶錄》，頁23-24。

⁴⁶ 葉石濤，《文學回憶錄》，頁24。

⁴⁷ 葉石濤，《文學回憶錄》，頁25。

⁴⁸ 葉石濤，《文學回憶錄》，頁26。

他終究是朝向十字路口的彼端向前邁進了。

9月，葉石濤接到了退伍令，臨行前部隊長將他叫到面前，諄諄叮囑他要成為一位愛國家、愛民族的好中國人，並為了「日華親善」而努力。

坐上日本軍車、轉乘火車，葉石濤終於能啟程返回家鄉。⁴⁹

一路上的舟車勞頓並不影響他的好心情，思緒中不斷地構思著回歸祖國後未來的藍圖：「成為一個道地的中國作家」。為此，他思索著該如何學習中國語文，夢想著未來的文學生涯，彷彿那未來的寫作身影已悄然浮現在他眼前。這樣溫熱的夢想使得他如喝醉了一般，浸淫在那股快樂之中。⁵⁰

火車行駛到台南府城附近的新市便突然停了下來，所有乘客被迫下車。他下車後才發現泥濘充斥在毀壞的鐵軌上，擋住了火車的去路。但泥濘雖擋住了火車，卻擋不住葉石濤心中那股熊熊燃燒的生命之火。走了將近十多公里，他總算回到他心愛的故鄉——府城。⁵¹

「太陽」下山了，夜晚的府城一片漆黑，如同鬼域般透露著戰爭後的創傷。他不曾想過，現在心中滿腔熱血的抱負，未待實踐，卻先經歷了如府城現今這般黑暗。⁵²等待著他的不是康莊大道，而是走向故鄉前的那攤泥濘路途。

筆筒上的「堅忍」

1946年1月，作為教育部指派來台推行國語的其中一人，何容總算踏上臺灣。他應聘來到臺灣，與魏建功負責籌辦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並於此後擔任副主任委員一職。

國民政府收復臺灣後，積極推動文化再建設的工作。於是在1946年4月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負責臺灣全省國語運動的推行工作。⁵³陳儀在1945年末透過廣播公開向臺灣民眾喊話，並且許下豪願，希望在一年之內，全省教員與學生大致上都能說國語、通國文、懂國史。⁵⁴據此，為了減少實行時所遭遇的困難，行政長官公署洽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派員來到臺灣，協助國語運動的推行。為此，何容來到了臺灣。

這時的何容，住在台北市泉州街的家中，每日思考著國語推行工作還未能順利展開，組織尚未成立，諸多不方便的阻礙。但是他在光復後的這些日子以來，觀察到此時的臺灣社會普遍都能自動自發的學習國語，臺灣社會的「國語熱」近乎以一種狂熱的方式展開。有時他走在市場中，也能夠看見市場的某些屋簷牆角邊上，掛著一塊小黑板，會講兩句國語的便在這小黑板上比畫起來，並趁機向圍觀的群眾索取臨時學費。⁵⁵

「這還真是五花八門的學習方式啊！」何容心裡驚嘆著。⁵⁶

來臺初期，他無時無刻都想著國語推行工作該如何進行。一面想著，一面觀察著臺灣社

⁴⁹ 同註16。

⁵⁰ 同註16。

⁵¹ 葉石濤，《文學回憶錄》，頁26-27。

⁵² 同註19。

⁵³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54。

⁵⁴ 黃英哲，〈魏建功與戰後台灣「國語」運動（1946-1948）〉，《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期（2005年10月，台南），頁87。

⁵⁵ 何容等著，《臺灣之國語運動》（台北：臺灣書店，1948），頁10。

⁵⁶ 同註25。

會此時對於學習國語的熱情。他總是戴著他那副深度近視眼鏡，坐在書桌前，每日記錄下當時臺灣社會的「國語熱」，思索著這些觀察總能成為他日後推行國語運動時重要的參考材料。⁵⁷

一陣子觀察下來，他發現臺灣人學習國語多半有三種理由。有些人是由於純粹的「祖國熱」，秉著一顆熱愛祖國的心理，這類人在何容眼裡看來純潔的可敬可愛。有些人呢，則是由於要為了祖國而服務，一刻不得浪費地必須趕緊學會國語，他們在何容眼裡看來，則是理智的可欽可佩。剩下的人呢，則是由於「想做新官僚」，藉此在權力真空期攫取一席職位，何容認為這類人投機的可驚可懼。⁵⁸

他提筆寫下他的分析與看法。但是想到近期在臺灣推行國語運動時，總遭遇許多困難。教材不一、人員素質落差甚大等等，諸多挑戰壓在何容肩上。他停下筆稍事休息，將筆投入桌前筆筒中。這只筆筒是竹子製成的，上面刻著儒家思想對竹子之於君子的想像，「堅忍」兩字映入何容眼中。⁵⁹他的思緒被拉回了戰前決定來到臺灣，肩負起臺灣國語推行運動的那天。

那天，他與魏建功兩人聽說臺灣光復了，也聽聞政府正在訓練去接收臺灣的人員。此時的兩人都在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中擔任職務，對於如何籌畫臺灣的語言問題，何容與魏建功兩人都感到有些好奇。他們隨即與負責此事的人聯絡上，卻發現計畫充滿疏漏。在官方規劃中，甚至連誰該去臺灣作為主要負責人皆無通盤計畫。魏建功的臉色沉了下來，不發一語。

「我去吧！」何容打破沉重的氣氛，自告奮勇。⁶⁰就這麼決定了何容來到臺灣的決定。沒有溝通，沒有協商，只有他暗自下定的決心。

下定決心

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之際，由於臺灣會說國語的人較少，專業的國語推行人員或師資皆極度缺乏。為此，行政長官公署透過數種手段，從中國內地招募人員來台。當時，同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之一的方師鐸，⁶¹就屬於受政府招聘來台者。

方師鐸是江蘇揚州人，對日抗戰初期在滇緬邊界調查擺夷語言，本身即從事語言學的研究。在戰前日本仍頑強抵抗時，方師鐸當時人在普洱，與重慶政府之間保持聯繫，從事語言相關工作。

某日，他一如既往地收到重慶政府寄來的信件，拆開簡單瀏覽後，他的手掌不禁冒出了點冷汗，對信件內容感到有些意外。信件中寫道：

「政府考慮戰事結束後的臺灣收復問題，特此成立了一個『臺灣光復小組』，邀集各方面學者從事研究與人才籌備工作。有鑑於您的一位師長推薦，知悉您作為一名正規的語言調

⁵⁷ 洪炎秋等著，《何容這個人》（台北：國語日報社，1975），頁72。

⁵⁸ 同註25。

⁵⁹ 洪炎秋等著，《何容這個人》，頁102。

⁶⁰ 洪炎秋等著，《何容這個人》，頁58。

⁶¹ 張博宇，《慶祝台灣光復四十周年 臺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上）》（台中：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88），頁11。

查工作者，特此徵求您的同意，加入本工作小組。」⁶²

他平復了一下驚訝感，放下信，開始整理自己心中的千頭萬緒。

他心情相當矛盾。並不是因為他不願意為政府、為國家效勞。相反的，他殷切期盼著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的那天到來。但是他想家了。離開家鄉北平已久，他思量著若此番接受來台，又不曉得何時才能有機會回去，安頓戰後殘破的家鄉。「先擱著吧。」他心裡暗自作了一個唯唯諾諾的決定。⁶³

但命運總喜歡捉弄世人，日本戰敗來的飛快，兩顆原子彈結束了戰爭。方師鐸本想盡快從普洱離開，經由昆明搭乘飛機回到北平。但到了昆明，混亂的戰後交通，卻讓他被困在昆明，無論如何都無法取得回北平的方式。

他再次拿出了那封信件。「如果答應的話，或許就能先回到北平一趟。」他當時或許這麼想著，於是他便答應了前往臺灣從事國語推行工作。回信來得非常快，果不其然，他收到了大筆的旅費、飛機票，以及安家費。不過方師鐸心裡也明白，這僅只是妥協下的方案，他的心仍舊懸在半空中，對於前往臺灣感到有些猶豫。許多朋友聽聞臺灣受到日本毒害已久，紛紛勸他不要往赴臺灣，或許也加深了他的不確定感。⁶⁴

某次，方師鐸與位在昆明的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聊天，提到他將到臺灣一事。令方師鐸感到意外的是，查良釗不但不勸他放棄這個念頭，反而鼓勵他到臺灣好好建設一番：「師院雖然要人，但臺灣更需要人。你還是到臺灣去吧！」那次談話過後，方師鐸的一顆心才終於安然著地。他明確的告訴自己：「去台灣吧！」⁶⁵

那之後，他從北平到了上海，準備從上海轉乘船隻前往臺灣。他搭上了海宇輪號，經歷三天的海上漂泊後，總算在基隆港上岸。一上岸，方師鐸便遠遠地看到有人搖著「國語推行委員會」字樣的旗子來接待。踏上臺灣土地，他算是正式加入了國語推行的工作了。⁶⁶

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人員逐漸齊備，何容與方師鐸等人也在委員會中，思索著如何讓臺灣也加入「國語」這個大家庭之中。

中國道地作家之路

臺灣的國語推行運動在戰後初期，轟轟烈烈的展開了。而葉石濤當時也滿心歡喜地加入了這波搶購潮中。

正如同何容初來乍到時的觀察，臺灣人民在國民政府前來接收前，便已經開始展現對於祖國的熱情。對臺灣人民來說，當時的「國語」如同珍貴的商品一般，民眾紛紛擠破頭的「搶購」與「擠兌」。

回到家鄉府城的葉石濤，面對殘破的戰後臺灣社會，只得先求得一份溫飽的工作。剛開始，他回到了立人國小擔任代課教員。過去在日本時代，他也曾在這裡代課過，環境較為熟悉，也就安心地待了下來。薪水與生活暫時還算得上不錯，每月可以領得四十二元舊台幣。

⁶² 方師鐸，《台灣話舊》(台中：中市文化局，2000)，頁14。

⁶³ 方師鐸，《台灣話舊》，頁15。

⁶⁴ 方師鐸，《台灣話舊》，頁15-16。

⁶⁵ 方師鐸，《台灣話舊》，頁16-17。

⁶⁶ 方師鐸，《台灣話舊》，頁53。

若加上值夜班，除了額外的收入外，當日晚上更能夠享用免費的食宿。⁶⁷

但是身體的溫飽並非葉石濤最關注的。他從十六歲開始用日文創作小說，⁶⁸立志獻身於文學。日本戰敗後，如何快速地轉換成北京官話和中國白話文，成為他最為關切的要項，這也是他成為中國道地作家的必經路途。

雖然在學校教書僅只是暫時的糊口工作，不過成為教員的這段時間，他藉此得以接觸國語推行運動下的好處，成為他戰後學習國語的來源之一。國小內的學習，與過去日本時代已經不同，尤其是國語課程的加入。葉石濤身為國小教員，必然得教導學生學習國語才行。

為了應對教學國語的工作，葉石濤下課後幾乎都會到學校主辦的國語講習班去，學習國語。⁶⁹在那裡，他認識了教國語的龔書森，算是國語講習班中，教國語教得較好，腔調較準確的老師。但一段時間學習下來，葉石濤開始感到有些納悶。「為什麼明明都是國語，卻各種腔調都不同呢？」⁷⁰雖然心裡感到有些奇怪，但也仍未減少他學習的熱忱。

除了政府官辦的國語講習班外，葉石濤也嘗試過透過私塾的方式學習國語，以及向好友王育德學習國語。

葉石濤在戰前因與王育彬同樣就讀於台南一中而認識，因緣際會下結識了他的哥哥王育德。在某次暑假期間，他到王家去遊玩，無意間遇見了王育德。當時的王育德剛從東京帝大放假返台，葉石濤遇到他時，他正在上著許子文的中國古文課程。⁷¹

或許是戰前結識王育德的影響，葉石濤在戰後初期亦曾在許子文的私塾上過課。許子文是當時府城內相當有名氣的前清秀才，學問淵博。但即便如此，許子文的課程似乎也並不適合葉石濤心中熱切期盼，學習國語的方式。當時許子文的課堂上學習的是古文，且是以台語來學習中國古文。「用台語學中國古文對我的幫助大嗎？」葉石濤這樣想著。他戰前都是以日語作為主要語言，台語也說不上幾句。⁷²也因此，上了幾次課程後，他索性沒有再去過了。⁷³

但是也因為戰前結識了王育德，促成了葉石濤在戰後這段時間內，時常去找王育德學習國語的契機。王育德在戰後回到臺灣，找到一份在台南一中任教的職位。每日放學，除了去國語講習班報到外，葉石濤也時常跑去找王育德學習國語。每次聽到王育德的發音，都讓他聽得如癡如醉。⁷⁴

「如何說得這一口好聽的京片子啊？」葉石濤某次忍不住詢問了王育德有沒有什麼訣竅。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王育德的北京話是在東京帝大學習的，而且戰前就能夠用來溝通。聽著王育德用標準的北京腔調、咬音正確的回答他的問題，葉石濤不禁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他想到自己北京話仍舊差勁，雖然能說上幾句，卻未能學到王育德那典雅的腔調，發音

⁶⁷ 張守真訪問，臧紫騏紀錄，《口述歷史 台灣文學耆碩——葉石濤先生訪問記錄》（高雄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2），頁 88。

⁶⁸ 〈生平年表〉，葉石濤文學紀念館，網址：<https://ystlmm-culture.tainan.gov.tw/content/index.php?m2=21>（檢索日期：2019年7月11日）。

⁶⁹ 陳明柔，《我的勞動是寫作——葉石濤傳》（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 86。

⁷⁰ 張守真訪問，臧紫騏紀錄，《口述歷史 台灣文學耆碩——葉石濤先生訪問記錄》（高雄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2），頁 89-90。

⁷¹ 葉石濤，《從府城到舊城：葉石濤回憶錄》（台北：翰音文化，1999），頁 31。

⁷² 蔡盛琦，〈戰後初期學國語熱潮及國語讀本〉，頁 63。

⁷³ 葉石濤，《從府城到舊城：葉石濤回憶錄》，頁 31。

⁷⁴ 葉石濤，《從府城到舊城：葉石濤回憶錄》，頁 32。

更可以說是亂七八糟。⁷⁵

或許王育德是看穿了他的心思。他不發一語，遞給葉石濤一本日漢辭典。⁷⁶葉石濤收了下來，想著這本辭典應能對自己的國語寫作與國語學習起到不小的作用。

在國語學習的推波助瀾下，葉石濤也開始思考著要邁向國語寫作的行列。但是，語言的轉換本就不易，更不用說是寫作語言上的轉換，絕非短時間內可以完成的事情。不過為了寫作的夢想，他決定要克服困難。剛開始學習國語時，寫作基本上先以日語在腦中打好草稿，經過翻譯後，再試著書寫成國語。然而，此種書寫方式並不能讓葉石濤自己滿意。原因在於此種書寫難以流暢的表達，也喪失文學的表現。於是，為了增進自己的書寫能力，他開始嘗試抄書。⁷⁷

每日晚上，葉石濤都會抄寫《紅樓夢》，總共抄寫了一百二十回。他一面抄，一面寫評論，逐漸懂得國語的寫作模式，慢慢瞭解如何使用中國白話文來創作。抄寫《紅樓夢》的過程中，他也不斷閱讀日文的紅學文章，瞭解了《紅樓夢》屬於南京官話寫成的。「看了這麼多回的紅樓夢，幾乎不曾在裡面見過『的』、『啦』、『嗎』等字」他總是邊抄寫邊想著。⁷⁸

光復初期，葉石濤感受到每天都是奇異的日子，每天都有新奇的經驗。⁷⁹他確實地朝著自己的夢想邁進著。

方言恢復與推行國語

臺灣社會上興起如火如荼的國語熱潮，諸如像葉石濤也加入這股熱潮之中。對於來到臺灣推行國語運動的人員，自然是樂意見到的發展。

作為國語推行的主導者，何容認為日本人強制臺灣人使用日語，雖然還沒完全成功，但是卻使得本省青年同胞幾乎不會說臺灣話了！⁸⁰即便能說臺灣方言的人，也多半將「國語」、「本省方言」、「日本語」視為三種不同的語言。「在學習國語的路途上，無疑是一種心理的阻礙！」何容心裡面對此種情況時，總是這麼覺得。⁸¹

「國語和方言怎麼會是兩種不同的語言呢？」何容在戰後初期，面對臺灣語言環境時，大概是這麼想的。他認為，國語與漢語方言的關係，從來就不是對立的，兩者可以互相吸收與增長。與其說國語和方言是兩種語言的關係，倒不如說是一種「血緣的關係」。⁸²據他戰後初期對於臺灣社會的觀察，他也發現臺灣人年齡較長，且少數讀過「漢文」的人，才能夠毫無阻礙的使用方言。多數年輕人對自己家鄉的語言卻有使用上的困難。

何容觀察著臺灣社會，苦惱著面對這種情況，該如何順利推行國語運動。直到某次與一位年輕女工的談話，讓他確信了應該採用的方式。

戰後某天，何容用國語請一位女工到外頭去幫他買香蕉。但女工聽不懂，歪著頭，全然

⁷⁵ 同註 47。

⁷⁶ 同註 47。

⁷⁷ 陳明柔，《我的勞動是寫作——葉石濤傳》，頁 86。

⁷⁸ 張守真訪問，臧紫騏紀錄，《口述歷史 台灣文學耆碩——葉石濤先生訪問記錄》（高雄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2），頁 92-95。

⁷⁹ 《我的勞動是寫作——葉石濤傳》，頁 78。

⁸⁰ 國語日報社，《何容文集》（台北：國語日報社，1975），頁 18。

⁸¹ 國語日報社，《何容文集》，頁 25。

⁸² 國語日報社，《何容文集》，頁 8。

不懂何容的意思。

「幫我買『巴拿拿』。」何容看到女工的神情後，決定改口將「香蕉」改成「巴拿拿」。只見女工一臉驚訝的看著他問：「你也會說日本語？」

何容笑了一下。「那不是日本語。」

「那這是哪國語言？」她反問著，反倒好奇起來了。

「也許是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或是熱情地帶某地土人的話語也說不定。」何容笑而不語，在心裡這麼想。

接下來兩人更說出了一連串女工以為是日本語的詞彙，諸如「拉雞窩」、「哥拉斯」、「內古代」等等。何容發現，這名年輕的女工都會說這些詞彙，但是卻不知道這些詞彙的方言怎麼表達。何容猜測她可能也不會講「芎蕉」這個發音。他心想，如果臺灣方言依照現在這種情勢發展下去，不就會逐漸趨於消滅嗎？⁸³

這起偶然的「香蕉事件」，在何容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為此，何容認為，由於臺灣語言環境特殊的緣故，推行國語時應該也要特別留意方言的恢復。「推行國語，恢復臺灣方言。」並且藉由臺灣方言來輔助推行國語，成為何容領導國語推行運動時，主要的方針。⁸⁴

當時，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有一廣播教學國語的節目，從1946年5月1日開始，由國語推行常務委員齊鐵恨擔任真人發音示範，播讀臺灣省教育處出版的《民眾國語讀本》，並且由此書的編者林紹賢偕同，將齊鐵恨所播講的內容翻譯成閩南語。之後，也加入播讀《國民學校暫用國語讀本》，由林良擔任閩南語的翻譯。

這項節目貫徹了方言與國語之間相互助益的政策方針，除讓一般民眾收聽外，也針對全省小學教師每早上上課前，先集中在辦公室收聽一遍標準國語，確保發音正確。⁸⁵葉石濤作為國小教員，當時理應也嘉惠於此項政策。

黃得時戰後初期在《臺灣新生報》中服務，直到1947年4月底才離開。當時的他，雖然因為戰前讀過些中國典籍，會寫一些文章，也會用臺灣語音讀一些較深奧的書籍。但光復後，他決心要更進一步，學習用標準國音來讀書講話。這個國語廣播節目便成為他學習國語讀音的重要來源。

每天早上六點半，他總是準時坐在收音機前，全神貫注地收聽齊鐵恨先生的節目。旁邊放著筆記本，隨時抄寫廣播中所教授的國語發音。外出時，他一定會帶著這本筆記本，一有空閒時間，便加緊複習。⁸⁶

全台的國語學習、國語運動便在臺灣島人民的熱情學習，以及何容等人主導，適應本島人語言環境的國語推行政策下進行。似乎一切都是為了祖國，回到祖國懷抱、表現民族精神的自然反應。

孳生的矛盾・爆發的衝突・殘留的不安

但是現實總是與理想背道而馳。

⁸³ 國語日報社，《何容文集》，頁10。

⁸⁴ 何容，〈恢復臺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臺灣新生報》（台北），1946年4月7日，第2版。

⁸⁵ 蔡盛琦，〈戰後初期學國語熱潮及國語讀本〉，頁70。

⁸⁶ 洪炎秋等著，《何容這個人》，頁162。

葉石濤在戰後這段時間，總是盡心、熱忱的學習著祖國語文。那段時間他接觸了許多祖國文學，豐富了他的心靈，也增進了他的國語文能力。⁸⁷但是相較於心靈的豐收，在現實生活層面上，對葉石濤來說卻是接連的打擊。

光復後的日子他過得相當艱辛。幣值暴跌、糧食缺乏、滿目瘡痍如同一大片瓦礫堆。似乎一切美好的願景，開始與現實脫節，分崩離析。⁸⁸

原先，在立人國小教書時，每月薪水至少都能拿到四十二元的舊台幣。但是已經接連好幾個月，由於時局、經濟不穩定的緣故，都沒有拿到該入袋的薪水。教室方面更是殘破不堪，由於年久失修的關係，教室如同廢墟一般，桌椅破破爛爛。有一次，教室內的玻璃甚至被小偷全部偷走，連一片玻璃都不剩，冬天寒風吹進教室，凍得他跟學生直打哆嗦。⁸⁹學校的工作行政百廢待舉，教學方面更是難以達到政府的要求。當時既不能以日語授課，國語又尚未達到能夠通盤使用作為教學語言的境地，因此臺灣籍的教師僅能勉強以台語授課，悄悄混雜一些日語來授課。⁹⁰

即便美好的想像開始出現裂痕，葉石濤仍然懷著盼望。他與其他臺灣人們，仍在社會各個角落意氣高昂的工作。他想著：「這畢竟是我們的時代啊！」相信著重回祖國懷抱後，只要大家努力重建家園，心目中的完美社會一定會出現。⁹¹

但現實仍舊重重地給了葉石濤一記當頭棒喝。

葉石濤在學習國語寫作的同時，同時也在磨練自己的文筆。因此他時常會在龍瑛宗主辦的中華日報日文欄上，發表自己的日文創作。某次，日文欄中舉辦徵文比賽，他心血來潮地撰寫了一篇《熱蘭遮城的陷落》為題的小說，內容以荷蘭時代為背景，描寫先民華路藍縷、開疆拓土的故事來應募。完稿後，他心裡頭暗自竊喜，認為這篇作品是他的自信之作，應能取得不錯的成績。

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他連名次都沒有拿到。不僅是他，整個徵文比賽中，只取首獎，以下全部從缺。

他實在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沒有首獎倒不要緊，想不到連入選的資格都沒有。他望向得到首獎的名字，是位剛從日本回來，十多歲的少女。他怎麼也想不懂，為什麼自己會輸給一名年紀尚小的女孩。他只好跑去找龍瑛宗，詢問他此次徵文比賽的事情。

「這個獎項本就是為了提拔這位女孩而設立的。」龍瑛宗無奈地透露這個事實。原來，這個文學獎項，原先就是為了拉拔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的女兒所設立的。從一開始，葉石濤就沒有入選的可能性。更不用說，文學獎的一千五百圓也理所當然地沒有他的份。

戰後初期到二二八事件發生前，諸如葉石濤所遇到的這類不公平之事，見怪不怪。在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衝突日益檯面化的情況下，也連帶影響到民間對於國語的學習熱忱。

⁸⁷ 陳明柔，《我的勞動是寫作——葉石濤傳》，頁 85。

⁸⁸ 陳明柔，《我的勞動是寫作——葉石濤傳》，頁 85。

⁸⁹ 葉石濤，〈光復前後〉，收錄於《文學回憶錄》，頁 28。張守真訪問，臧紫騏紀錄，《口述歷史 台灣文學者碩——葉石濤先生訪問記錄》（高雄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2），頁 88-89。

⁹⁰ 陳明柔，《我的勞動是寫作——葉石濤傳》，頁 85。

⁹¹ 葉石濤，〈光復前後〉，收錄於《文學回憶錄》，頁 28。

1946年10月,《民報》大大刊載了〈勸勉學徒諸君〉的文章:⁹²

「光復未久,由外省搬入許多貪汙頹廢的惡作風,把諸君的熱情吹冷了,再由許多以不知為己知的糊塗知識階級,大放厥詞,侮蔑台胞的一種傲氣,把諸君前途的光明擊滅了。於是乎諸君憤慨之餘,國文不高興學了,國語也不高興說了。」

不僅如此,國語推行本身就已經面對許多內部的挑戰。

戰後初期招聘來台的國語推行員、國語教師,並非每個人都能使用標準的國語發音。

何容當時時常到各個中小學視察國語教育情況。他在某次到了一間中學校時,看到一位中學生被處罰。他好奇的詢問因為甚麼原因而被罰?沒想到那名學生卻跟他說,因為他國語發音唸得不對,所以被懲罰。

何容向校方詢問後,發現那名學生原來是沒有將「淪陷」的發音,讀為「淪漢」而被教師懲罰。而「淪漢」的發音,正是那名作出懲處的教師,家鄉話中「淪陷」的發音。

更有一次,何容到了一間小學視察,他看到了一名小學生的日記。日記裡,這名小學生寫了他在學校學習國語時的經驗。何容好奇地翻了一翻,內容卻令他冷汗直流。學生寫道:「國語有六種。」⁹³

這些情況無不反映著國語推行運動中,內部發音歧異的問題。「國語發音腔調為甚麼都不一樣?」這個問題著實困擾葉石濤許久。⁹⁴

社會衝突、經濟崩盤、文化齟齬使得臺灣人對於行政長官公署的不滿日趨升壓。終於在1947年爆發民眾大規模的反抗行動——二二八事件。

由於事件前的諸多矛盾,語言問題成為事件中顯而易見的衝突點。事件發生後,路上經常可以看見本省人逢人便抓,詢問他會不會講台語,如果無法回答,就會遭到一頓拳打腳踢;即便順利用台語回答出來,也可能會被接著詢問是否會說日語,如果沒能順利過關,亦會遭到拳腳伺候。3月8日軍隊登陸之後,也因為本省人不懂戒嚴的規範,也多半聽不懂軍隊所說的國語,經常在被軍隊詢問口令時,以閩南語解釋,而後遭到軍隊射殺的情事,層出不窮。⁹⁵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前一天,方師鐸人正在台北延平北路的永樂國小和太平國小開教學觀摩會,很多小學教師都參加了,場面非常熱鬧。⁹⁶他全然不知台北街頭即將展開的腥風血雨。

2月28日當日,天氣突然較前幾日回暖,穿著厚重棉襖的方師鐸決定從開會的小學暫且離開,回到位於植物園的國語推行委員會辦公室去,想換下這身棉襖。早上七點多,他搭上公車,在中山堂下站,步行穿越總統府,朝著國語推行委員會的辦公室前進。路上雖然沒有半個人,但一心只想解決雜事,趕回去開會的方師鐸,卻沒有發現路上的異樣。直到他進入位於植物園內的辦公室。⁹⁷

⁹² 蔡盛琦,〈戰後初期學國語熱潮及國語讀本〉,頁88。

⁹³ 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頁166。

⁹⁴ 張守真訪問,臧紫騏紀錄,《口述歷史 台灣文學耆碩——葉石濤先生訪問記錄》(高雄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2),頁89-90。

⁹⁵ 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頁176。

⁹⁶ 方師鐸,《台灣話舊》,頁58。

⁹⁷ 同註72。

同事們看到他安然無恙的出現在辦公室，各個都以吃驚的表情看著他。方師鐸這才發現氣氛有些奇怪。

「怎麼許多職員都沒有來上班？」他忍不住開口詢問。同事們才紛紛告訴他，前一天晚上發生大事情，目前街上亂七八糟，打殺頻傳。方師鐸決定請本省籍的同事通知正在開會的外省籍同事，叫他們躲著不要出門，想設法請他們帶些糧食回來。希望能夠等情況穩定後再作行動。⁹⁸

經過一天，既沒有報紙，也沒有廣播，他待在辦公室內，全然不知道現在外面的情況如何。不過他聽本省籍的同事說，電台已經被本省人佔領，並且不間斷的以台語廣播，宣布要成立「臺灣國」的宣言。

「不知道是真是假？」他心中暗自惴惴不安。

所幸國語推行委員會的成員，皆在方師鐸的學生以及鄰居等本省人的幫助下，安然地度過此次的危機。⁹⁹

危機雖然度過了，但或許這股不安感未曾從他們的心中消失過。

急轉直下的政策改變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陳儀與大多數中國來台的知識份子認為，必須更徹底將臺灣人變成中國人，才能消除臺灣人的反抗。所以事件善後處理時，決定採用更激烈的文化政策。¹⁰⁰因此，推行國語、禁用日語、少用方言成為二二八事件後官方的語言政策走向。

本省人對於此種過激的語言政策，多半抱持反感。他們瞭解國語的重要性，但在熟稔國語使用前，自然會使用熟悉的語言進行交談。多數人不排斥國語，但也希望能夠暫時保留日文、日語的使用。¹⁰¹

何容卻不這麼認為。二二八事件後，他總是聽聞有人主張在臺灣恢復日文日語的使用，像是出版日文報紙、輸入日文雜誌和影片……等等。「這些人從未考量過利弊得失，恢復日文日語恐怕只會造成得不償失。」他心裡十分恐懼，對此種主張感到擔憂。¹⁰²

何容心想著，明明恢復本國文字，才是合乎當地同胞們的希望啊！¹⁰³他遙想光復初期，那時許多臺灣人本就想立刻拋棄日本話。那時，他曾聽說過一些軼事。有些內地人來台，想要賣弄自己的日語，以為憑這身本領可以處處得到方便，但是卻經常碰到軟釘子。跟臺灣人講日語，卻得不到對方的善意回應。

「這些臺灣人應該是覺得他們被傷害了民族自尊心吧！他們心裡可能正低咕著：『你把我當作日本人哪？豈有此理！』」何容聽到這些故事後，心裡知道臺灣人是擁有民族精神而反對日本話的。¹⁰⁴既然如此，回復日文、日語本就違反了臺灣同胞的期許，自然不可行。

此時政府除了嚴厲的禁用日本話外，推行國語的需求也開始雷厲風聲的進行了。在國語

⁹⁸ 方師鐸，《台灣話舊》，頁 85-86。

⁹⁹ 方師鐸，《台灣話舊》，頁 85-86。

¹⁰⁰ 何義麟，《跨越國境線——近代台灣去殖民化之歷程》（台北：稻鄉，2006），頁 440。

¹⁰¹ 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頁 179-180。

¹⁰² 國語日報社，《何容文集》，頁 17。

¹⁰³ 同註 80。

¹⁰⁴ 《何容文集》，頁 20。

運動推行上，過去所欲採用的「恢復方言，推行國語」的方式逐漸被捨棄，取而代之的是加強注音符號的教導與使用。¹⁰⁵

1948年雙十時，國語日報出版，作為注音符號推行的主要推手之一。當時，國語日報社的辦公室位於南海路的植物園，與國語推行委員會的辦公室緊鄰，甚至可以說是「借住」在國語推行委員會中。¹⁰⁶

方師鐸在辦公室裡，回想起去年教育部批准了國語日報的發行。那時，臺灣社會有許多管制，一般普通人是不能辦報紙的。但方師鐸心裡明白，這份報紙實際上是官方政策主導下的報紙，因此，發行時不但沒有阻力，甚至得到了許多來自政府的助力，甚至連中央政府都出資補助。

當時，方師鐸到台中去跟台中市長見面，提到他手頭上有一份政府推行國語的報紙正在籌備時，市長甚至承諾要給方師鐸他們四幢高級日本式的住宅作為支援，並且要把市政府大樓劃分部分提供他們使用。「大家都十分看好這份報紙啊。」方師鐸心知肚明，「臺灣的讀者就是需要這麼一份注音報紙！」¹⁰⁷

在第一份國語日報出版時，省政府教育廳通令臺灣各地中小學，每班皆須訂購一份國語日報，報費由省政府出錢。¹⁰⁸就這樣開始了將國語日報推行到全台各地的工作。國語日報的特色是「全注音」，也就是希望讀者可以透過注音來達到「看到就會唸」的境地。¹⁰⁹

二二八事件後，官方對於語言政策方向轉趨剛性，語言文化成為敏感的意識形態。¹¹⁰臺灣方言與國語的關係，是否仍然「血濃於水」呢？

「國語」獨留

1953年7月，簡阿淘收到一封判決書，這時的他正被囚禁在台北的一所秘密監獄中。判決書中的事實欄寫道：「簡阿淘於三十五年秋向已決叛徒辛阿才購閱「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文萃」「羣眾」等反動書刊復經辛匪介紹認識匪要吳多星累聽其宣講台灣政治不良物價波動等反動言論……」。¹¹¹

簡阿淘看著這張判決書，回想起該年春天，被捕之後在法庭上的抗辯過程。他大聲哭喊著，幾近所能地想證明自己的無辜：「我只是一個光復後才接觸祖國文物的台灣青年。對大陸的政治狀況一無所知。為了早點能駕馭祖國語文，成為一個正正當當的中國人，日以繼夜的學習祖國語文，因此到處借祖國來的漢書研讀。費盡心力終於讀懂了國父的『三民主義』，裡面寫著『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所以那時借到毛澤東寫的『新民主主義』時，以為是『三民主義』的解說啊！」如此的陳述過後，簡阿淘看到軍事檢察官和審判官臉上嘴角上揚，那是一種曖昧不明的苦笑。¹¹²

¹⁰⁵ 〈戰後初期學國語熱潮及國語讀本〉，頁 85-86。

¹⁰⁶ 《見證國語日報六十年》，頁 14。

¹⁰⁷ 方師鐸，《台灣話舊》，頁 47。

¹⁰⁸ 方師鐸，《台灣話舊》，頁 48。

¹⁰⁹ 馮季眉總編，《見證國語日報六十年》（台北：國語日報社，2008），頁 10-12。

¹¹⁰ 蔡盛琦，《戰後初期學國語熱潮與國語讀本》，頁 86。

¹¹¹ 葉石濤，《紅鞋子》（台北：自立晚報社，1989），頁 240。

¹¹² 葉石濤，《紅鞋子》，頁 239。

簡阿淘正是葉石濤筆下撰寫的人物，而葉石濤的命運正如簡阿淘。¹¹³

1951年9月，葉石濤因涉嫌參加共產黨活動而被捕入獄。當時他因為被涉嫌叛亂被捕的辛添財供出，被特務扣押，扣上知匪不報的罪名。

葉石濤清楚記得他被捕的那天。那一天，他出去看一部叫做《紅鞋子》的電影。當時看完回到家已經十一點多了。他當時還沉浸在電影中的情節，卻突然聽到有人敲門。開門後看見的是學校的理髮師，葉石濤正納悶這個時間點，不知道能有甚麼事情時，他赫然發現理髮師的背後站著一名特務。葉石濤隨即被戴上手銬，強行押上了紅色的吉普車。¹¹⁴

葉石濤被捕後，曾被關押在台南警察局看守所。特務不斷的詢問他，是否看過毛匪的書籍。他雖然承認看過《新民主主義》等書，卻否認自己是因為信仰共產主義而閱讀的，有時更多的是因為好奇而買來看。¹¹⁵

當時被關押在台南警察局看守所，他時常目睹辛添財被拖出去詢問案件。他看見添財原本就因為拷問而傷痕累累的身體，經過每次問案後，都會多出更多血肉模糊的裂痕。

1951年10月25日，光復節的那天晚上，葉石濤被送往台北保密局的監牢——高砂鐵工廠。直到三年後，他才得以重返社會。¹¹⁶1980年代，葉石濤用流暢的國語寫作，寫下了簡阿淘的故事，述說他所遭遇的戰後初期。或許葉石濤在描寫簡阿淘時，便是他試圖清理過去未曾留意到的那段泥濘路途吧。

而二二八事件後，何容仍舊跟過去一樣，保持視察全省教育現場的習慣。某次當他聽到學校內有人說著參雜方言，不標準的國語時，眉頭深鎖，心想著這樣的場景可不適合教育的發展，更不利國語的教育。¹¹⁷

1972年，面對公共場域內，國語推展仍有所阻礙之際，何容決定撰寫文章向大眾喊話。他寫了一篇〈國語跟方言的關係〉，公開刊登在《中國語文》這一期刊上。他真切的希望，國語運動必須繼續的從多方面努力。¹¹⁸

以方言施教，以方言執行公務，以方言舉行會議，以方言從事大眾傳播，……那就不只是「不禮貌」的問題了。那種行為，跟國家的體制，法令的規定，本身的責任，社會的期望，都相違背了。

1970年秋季的省政府公報明載著「國語是全國一致使用的語言」，¹¹⁹臺灣社會終究只能「獨留」國語。(本章結束)

¹¹³ 國立臺灣文學館，網址：
https://event.culture.tw/NMTL/portal/Registration/C0103MAAction?useLanguage=tw&actId=80039&request_locale=tw (檢索日期：2019年6月9日)。

¹¹⁴ 張守真訪問，臧紫騏紀錄，《口述歷史 台灣文學耆碩——葉石濤先生訪問記錄》(高雄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2)，頁109。

¹¹⁵ 葉石濤，《從府城到舊城——葉石濤回憶錄》，頁55。

¹¹⁶ 《從府城到舊城——葉石濤回憶錄》，頁61。

¹¹⁷ 劉怡伶，《現代國語文教育的探索與建構》(台北：萬卷樓，2014)，頁247

¹¹⁸ 國語日報社，《何容文集》，頁11-12。

¹¹⁹ 陳美如，《臺灣語言教育政策之回顧與展望》(高雄：復文出版社，1998)，頁68。